

排名	城市	2018年常住人口数量	2019年常住人口数量	新增人口
1	杭州	980.6	1036	55.4
2	深圳	1302.66	1343.88	41.22
3	广州	1490.44	1530.59	40.15
4	宁波	820.2	854.2	34
5	佛山	790.57	815.86	25.29
6	成都	1633	1658.1	25.1
7	长沙	815.47	839.45	23.98
8	重庆	3101.79	3124.32	22.53
9	郑州	1013.6	1035.2	21.6

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城市排名（单位：万人）

B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宁波两年新增的50多万人，都是从哪里来的？

统计公报显示，2018和2019年两年间宁波户籍人口只新增了11.6万人，也就是说，宁波新增常住人口中78.4%是由外来人口贡献的，如果考虑户籍新增人口中还包括外来人口落户的，外来人口对宁波新增人口的贡献则会更大。在这40多万用脚投票、选择来宁波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口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劳动人口，或者叫工作人口。

“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 and 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以制造业为基础，且外贸型导向经济面临转型的宁波来说，道理更是如此。”王修晓指出。

从公安部门提供的外来人口登记信息来看，宁波外来人口主要来源于安徽、河南、四川、贵州和江西，上述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劳务输出大省，来自这五个省份的外来人口占宁波外来人口的比重达到63%左右。 这是否意味着宁波的外来人口结构不够“高端”呢？

对此，张二华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结构决定了人口结构，对于宁波这样一个制造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城市来说，劳务型人口是有他们的价值的，这也是宁波能在疫情后快速复工复产的原因。如果非要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行导入大量的高素质人口，这些人才也是留不长久的。

在这点上，王修晓发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拥有更高教育和技能水平、更多元职业背景、更丰富年龄结构和更复杂发展诉求的新移民，正逐渐成为像宁波这样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型城市的趋势。

与以往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不同，本地进城人群、外地回流人群、高校毕业生群、创业人群、养老定居人群和国际移民，开始成为城市间人口迁徙的新生力量。例如，2019年宁波就新引进了大学生13.7万人，同比增长65.2%。

杨建宏也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仑推出的“青年公寓”申购计划中，符合条件的青年购房时最高可享受30万元房价补贴，首当其冲的条件便是“35周岁以下”，硕士和博士可以放宽一定的年龄限制，还要在北仑连续缴纳一年的社保，拥有北仑户籍或持有北仑办理的有效居住证。

“条件其实是蛮严格的。但数据显示，第一批600套青年公寓，光是符合条件报名申购的人数就有1000多名。这从侧面说明了，在‘青年北仑’政策的引导下，北仑这两年的确引入了不少高端青年人才。”

2019年宁波新增的34万人口中，分地区看，海曙、江北、北仑、镇海、鄞州、余姚、慈溪的新增常住人口明显，特别是鄞州和慈溪，分别新增了8.7万人和7.6万人。受访的多位专家都分析，鄞州和慈溪人口大幅增加是这两个地方近两年加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尤其是前湾新区的获批为慈溪人口导入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建宏告诉记者：“杭州湾作为前湾新区的核心区，是最近楼市的销售热点，虽然投资客仍然居多，自住的倒也不少。杭州湾楼盘目前的去化周期是4个月都不到，比宁波城区（4个月）的表现还要好。”

C

城镇化率是否越高越好？

2019年，宁波城镇化率是73.6%。与其他同等城市的比较来看，宁波相对落后。比如，2018年深圳(100%)、佛山(94.96%)、厦门(89.10%)、东莞(89.86%)、广州(86.14%)、上海(87.60%)，成都2019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41%。

出现这种情况，王修晓认为，原因是多样的——

一方面和宁波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主导的产业、经济结构有关，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而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地国企也占了相当比例，相比之下，国企职工在落户和社保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中小民营企业则在这些方面考虑较少。

另一方面，宁波市内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城乡差距逐年缩小，去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由前年的1.79下降为1.77，已经连续16年缩小，分别低于全国、全省0.87个和0.24个百分点，加上乡镇企业发达，农村集体经济繁荣。

“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村的土地、山林等要素资源更加值钱，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更具吸引力，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由此，他指出，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宁波没有必要过度或片面追求高水平的城镇化率，而是应该立足自身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都市圈和小城镇化有机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张二华也坦言，即便如此，宁波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网，与其他城市相比，建成的总里程数和路网结构均相对落后，此外对周边区县（市）的辐射能力也相对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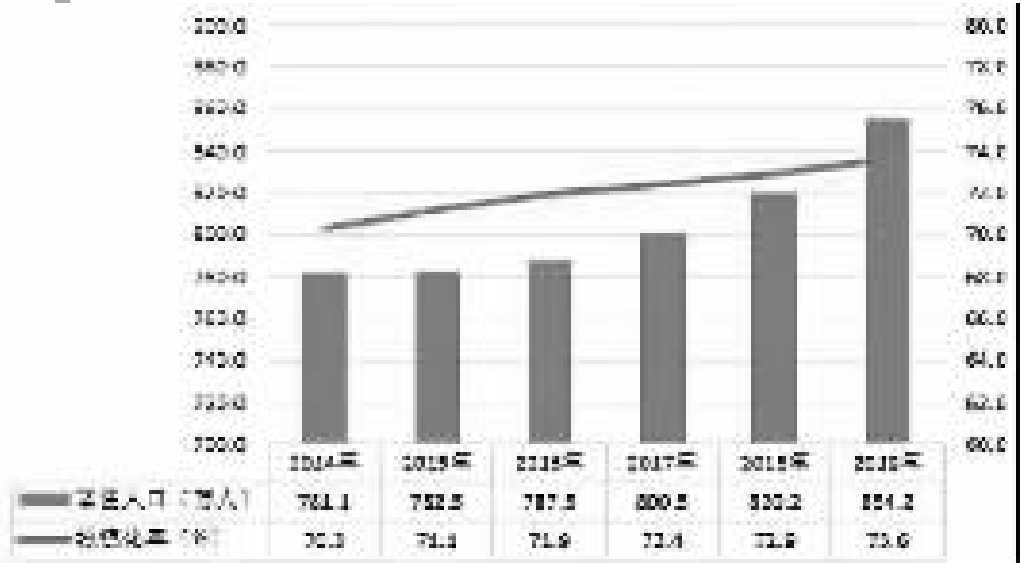
二是教育资源 宁波城区范围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在数量上相对偏少，空间上又相对集中，随着人口增加和人口向主城区集聚，近年来中小学招生预警问题十分突出。

“我认为，优质的义务段教育资源已经成为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引导人口有序集聚的重要手段，在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推动周边人口向城市新的建成区集聚等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医疗卫生资源 截至2018年12月底，宁波全市拥有三甲医院8家，三乙医院12家，等级医院数量及三甲医院数量均高居浙江省各地市之首（省级医院除外）。但三甲医院数量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上靠后，在35位之后，甚至从数量和实力方面落后于徐州，这同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十分不匹配的。

“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看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但是，对比来看，宁波甚至没有一家独立的市级传染病医院，因此，我认为医疗资源配置水平和合理布局是宁波未来需要重点考虑。”

由此可见，宁波要想在城市人口规模上再进一步，需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引得来、留得住、过得好”，这或许是包括宁波在内的所有城市，对人才工作最理想的期待！



宁波市近年来城市化率明显提升